

繁枝嫩蕊共此時

歲尾年初，幾個寫作人約飯。甫落座，鄧一光便問，媽媽還好吧。我一下噎住了，緩緩道，媽媽不在了。他一愣問，怎麼沒聽你說？不然要去看看啊。母親去世一個多月以來，一光當然不是第一個不知道的。有位做非遺文化的朋友約拍訪談，微信問，上午你是不是要照顧老母親，下午好些？更多是同一棟的鄰里，每在電梯裏相問，有一陣沒看見你推媽媽下來了？我黯然道，媽媽不在了……

2025年注定會深深刻入我生命的紀年，概因，媽媽不在了。

這一年，我應《百花洲》、《芙蓉》、《萬松浦》、《大家》等刊物邀約，相繼發表了五個萬餘字一篇的短篇小說——分別配發了評論、創作談、評論或手稿之類。五六個短篇小說，在那些量質齊飛的作家手裏，簡直不值一提。於我這樣眼力、體力和時間均不濟者，那幾乎就是天花板了。待得《時代文學》約稿，原本還想跟進寫一個小說，內容就以

當年5月住院近一個月，再出院的老母親為內容，感覺此前後的母子經歷有一定的豐富度和獨特性。《時代文學》第5期的「名家側影」專欄約我的是一篇文章、一篇創作談，另是一篇評論、一篇印象記。後兩篇自然由其他人來捉筆。此專欄的主持人是不曾一面的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翟文鉞。

《時代文學》是雙月刊，交稿可以在9月前，只要剛出院的母親身體大致平穩，我就有足夠的時間應對。篇名尚未想定，便以第三人稱開始的小說才寫了不到一頁，忽覺得既然我寫的都是真人真事，任一細節都不用虛構，何必以小說名之呢？索性就以第三人稱寫這篇散文吧。這也就是《陪百歲母親走過的路有多長》發表之後，有人好奇為何是第三人稱寫「我」的原因。每個人的寫作路數及理念會不盡相同，我的寫作，只要在其中加入了虛構的人物、故事、情節或細節，就一定將之歸類為小說。反之，小說中則可加入非虛構的人物與元素，譬如《回鄉》中出現了詩人洛夫及詩歌，《老桂家的魚》中出現了我帶學生去採訪過的惠州西枝江的蜆民一家。

《陪百歲母親走過的路有多長》刊發後（主要是雜誌的公號鏈接傳播），產生的強烈反響出乎意料。收到各地朋友微信發來及轉來的感言達八千餘言。我的兩位大學同窗，一男一女有如斯感慨：

胡毓智：拜讀兄的大作，感慨不已。我前後照料直至送走四位老人，父母和岳父母。尤其是岳母活到距離

百歲只差一步。她生命的最後幾年，正值口罩期間，兩次肺炎，第一次熬過來了，第二次沒有挺過來。其中的磨難，無法與人言說。旁人說我孝順，但面對兄的文字，我惟剩「汗顏」二字。我觸摸著兄與母親的那些互動的點滴細節，敏銳、豐富、細膩、純粹等等感受洶湧而來。我覺得作品的意義遠不止於孝道，它可以延伸到生命的互動。讀第一遍的時候，我的感受，只能用「撞擊」來形容。拙見，請諒。

賴寄丹：昨晚拜讀師兄《陪百歲母親走過的路有多長》，肅然起敬，師兄對母親如此悉心呵護，孝順備至，我一個女兒家都不能企及！這無疑是一篇顆粒度極為細緻的超寫實非虛構作品，記錄了我們這個時代中國特色的養老護老的殘酷與悲壯，相信後人看到這樣的史實會有難以置信、不可思議、嘆為觀止之感。希望類似「吸水洗澡機」這類科技產品能幫到有需要的長者們。重陽節，恭祝長壽的爸爸媽媽們安康快樂！也誠願終將老去的我們彼此珍重，安享晚年幸福。謝謝師兄分享好文！

相識多年的老友、旅匈作家、翻譯家余澤民，2025年歲末，恰值他為主把作品翻譯成中文的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諾霍爾卡伊·拉斯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，他的講座瞬時被邀約得密不透風，卻也擠時間讀罷這一萬二三千字的長文，並給我發來如下信息：

這篇散文，字字抵心，都是親歷的感受，但你記錄細微精準到了神經末梢，確實把我擊中了。想起我母親最後的癱瘓歲月，一次次急救，一次次買血，一次次被迫出院，一次次叫救護車，最後免疫力低下導致天庖瘡，最後幸好頑強地熬到皮膚癒合後離去，已經道不出痛苦了的「體面安詳」，您盡了最大的反哺的孝，致敬，節哀！現在我回到北京家中，躺在母親睡過的護理床，床頭還立著吊瓶架子，巨大的空白……老人走了，沒有了母親隔著，我們自己終於直面死神。

深圳的評論家于愛成則在不吝讚美之詞之後寫了一段：……此文所寫、所思、所提出的問題，都當是當今包括以後五十年內，中國社會、家庭、個體最為切身、迫要的問題和話題，除了感人至深，感慨遙深，更值得每一個人深思、反思，懺悔或省悟，準備或行動。

深圳一位老友呂學勇，晚近十多年，只要在深圳，場場不落我策劃兼主持的深圳書城晚八點文學談。他是「北京人在紐約」，前些年在深圳的某外企退休。不止一次聽他說過，如果深圳不是有這麼多豐富的文化活動，他要麼去了北京，要麼去了美國。他讀到此文之後，但凡跟我出去聽講座，每每希望主辦方給他幾分鐘，以便介紹此文。尤其是去大中學校，他更覺得推佈這樣的孝道，在當今滾滾如潮的工商情境下，尤顯迫切。

這篇散文也給予了我的學生以直接的影響，一位女生告訴我，年前，她趕緊給在外地的父母寄去了一大包禮物；一

位男生則說：我把農村爸媽接來過冬了，訂好了機票。這位男生的老家在山東，往年帶著廣東媳婦回老家，諸多不適應，尤其是天寒地凍的冬天。現如今把胼手胝足的父母接來了四季若夏，每當入秋都要用燈光秀來慶賀的深圳。

除了一邊倒的感嘆、感慨與感動，也有外地不熟悉的讀者在叩問：何為孝道？你問過老人家願意活這麼久嗎？這樣的問題，令人躊躇，一則何為孝道，具體到一個個活生生的家庭，可以有不同的看法、不同的要求，可一些基本的底線總還是要有的吧。再則，康而壽是趨同的目標，誰能問父母願不願意活那麼久？這是做兒女能夠問得出口的話嗎？

一位南山區的讀者發來的提問或更值得回答：

讀了你寫陪伴百歲母親的文章，很為你的孝心感動。那麼多醫護細節的描述非親歷寫不出來。您在如此繁重的陪護任務下，筆耕不輟，作品頻出，講座與主持都很活躍。真是超人！但我也困惑：假如你萬一有失能的一天，願不願意毫無尊嚴地活著？想不想讓自己的孩子如您這般盡孝？巴金去世前就是在各種高級護理下痛苦地生活，他無奈地說他為大家活著。我覺得長壽且有生存質量是好事，若自己痛苦，家人受罪未必好。當然，孝子們都要盡心，病人自己也無法左右自己的生死。實在是無解的難題。隨著老龄化的加速，無數的老人都將面臨這樣的困境。真希望高人們能給出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！

我當時給了她一個簡短的微信回覆：

是的，這是一個兩難的選擇。我母親在九十多歲時曾表達過不想活那麼長久，現在她連這種表達的能力都幾乎要失去。但是她畢竟還是有知覺、有思考，並沒有成為植物人的狀態，作兒女的還能怎麼樣呢？

母親5月住院期間即下了胃管，胃管是不能正常吞嚥或反覆嗆咳者別無二選的替代；她是帶著胃管出院的。經由鼻腔到咽喉徐徐放下一根幾十公分的胃管，雖細如酸奶吸管，然其異物感、不適感，不問可知。人生的難以抉擇往往是在日漸失能的狀態下，才見出它的艱窘。這一段婉曲的過程，在我寫母親的一文中有較為細緻的呈現。《陪百歲母親走過的路有多長》主寫母親住院二十天的過往，側寫了她此前及出院後的護理。

忽忽半年過去。照護一個基本失能的老人，如同照看一個嬰幼，那是需要投入許多時間與精力的，除了幫傭，家人也得時時在側。11月5日是一個週三，廣州來了一位編輯朋友，邀著就近在小區附近吃完飯。8時許，收到家中發來微信語音：你那忙完了趕緊回來，老人剛才吐了，血氧也下來了。我悚然，在地鐵口與客人匆匆告別，趕緊回家。母親半年前的情景複現，只是上次並未嘔吐，此次不僅血氧上不來，一直在八十上下徘徊，且嘴裏滿是嘔吐物，血壓升高，呼吸急促。我和家人大致清理了她的口腔，趕緊又送醫急診科。急診醫生在給予了硝酸甘油等藥物滴注之後，見她依然



母親的四世同堂

呼吸困難，建議送 ICU 急救。

猶記 5 月那次入院，我們姐弟就在急診科提出，不插管、不做心臟復甦，不進 ICU。結果得償人願：母親大致平穩住院、出院了。這次還能複製半年前的幸運嗎？

一邊是母親清醒中的呼吸困難，面色恍白，分秒難熬，令人揪心；另一面是醫生的專業判斷，沒有其他使其緩解難受的辦法——原本想像中的鎮靜劑之類，也不是病家想用就能用的。急診科醫生不無寬慰道，我能理解你們的心情。送進 ICU 是試一下，如不行住幾天再出來。醫生畢竟比病家見多識廣，更何況是急診科，見慣多少生離死別一線之間！於是依從。

幸運沒有再來。

自 6 日凌晨送母親進入 ICU（重症監護室）至 20 日，母親在 ICU 待了整整半個月。經多方商討，尤其得到 ICU 羅華主任的「斡旋」，得以將母親撤出，並直接由三樓四床轉入十二樓特診老年科十二床。此時的母親呼吸急促、四肢浮腫，陷入昏睡狀態。這半個月，親屬每天只有下午半小時的探視，且不允中途換人。家人尚且度日如年，躺在病床上插管的百歲老人，其苦痛可想而知，實在只能以分秒計。在肺炎與心衰的交替打擊下，百年人生，行將垂下黑色的帷幕。撤離，是為了從各地趕來的家人，她的二代、三代、四代子孫，能夠陪伴老人身邊度過她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。

半年前，母親在特診老年科呆過二十多天，醫護多半都熟，此時安排了臨終關懷的護師來給我們解讀護理要點。

22 日那天，見母親大致平穩，我和家人離開醫院。下

午給女兒電話，她語音急促道，都快過來吧，血氧和血壓都在往下掉了！等我們各自從家裏打車趕到醫院，母親，已然走了。她的兩個孫女——長孫女和小孫女，在她生命的最後一刻，守護在側，並給她更換了壽衣。當晚，我發了一條朋友圈：2025年11月22日，時令小雪，下午4:25，一個無比冰冷的時刻：母親的心臟停止了跳動。撰輓聯送母親遠行：逾百齡而母儀常在，歷千秋且懿德永存。

沒有另行通知任何好友。發朋友圈的目的，一是有其始終：遠近朋友大都知道我有一位高齡母親；二是，人同此心，這篇《陪百歲母親走過的路有多長》，觸動了太多人相通的感受，我得給他們一個交代。兩天後的告別儀式，家人之外，我的兩位老友聞訊分別從江西、雲南趕回深圳，還有三四十年前我任教江西大學時，一位成人班的學生偕同夫人，打車從廣州趕來。再就是我的一群畢業多年的研究生們也過來了。我代表親屬講話，講到了母親平凡而令她的後人耿耿難忘的一生。她最可貴的品質，如果只用一個詞來概括，那就是：堅強。舉一個微觀的例子：四十年前，我的哥哥，亦即她的大兒子病逝，她當場忍住沒哭。若是從「宏觀」來看，她一對柔弱的臂膀，硬是撐起了一個七口之家的穹頂；即便幾經困厄，依然能讓我們兄弟姐妹，如雛鳥感受到無時不在的翼翅下的溫暖。常有人問，你母親活過百歲有何奧秘？我思之有三，一是照顧，二是基因，三是堅強。

家庭的滋養是無聲卻有力的。人常說，父親給兒女以獨立性，母親給兒女以親密性，缺一不可。在我，可能是反過來的，父親予我以寬厚與善良的品性，母親予我的則是

堅忍不拔的毅力。回首來路，我十六歲即被招工去了一個三等火車站，最初幾年幹的是苦累髒險的裝卸工，妥妥的重體力勞動不說，日曬雨淋，連夜班也得幹個十二小時的通宵。後幾年才轉司吊機班、總務等，直到 1978 年高考恢復上大學。從教兼寫作，包括介入各種文化活動的策劃、主持數十載……若問堅持、堅守的源泉，那無疑來自母親堅強、堅韌之品性的濡染。

人生短暫，為人父母，為人兒女，意義幾何？人言人殊，以我之見：父母在，如牆如山，隔阻黑色的死神；似河似江，攏聚涓涓細流。兒女呢，則是一彎雨後的彩虹，成為父母回望的精神寄予與晚年託付。

俯仰之間，星霜流年。相距我上一本散文集《叛逆與飛翔》出版已經十五個年頭了，此期間，我出版了數種小說集和兩本非虛構作品。如果說上一本散文集的結集，更多是為了課堂的考量，給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做寫作示範之用，分成了記人篇、闡發篇、遊歷篇、敘事篇、觀察篇、評說篇等；那麼下一本，既是集成之賡續，也該有新的亮點。不少讀者讀到《陪百歲母親走過的路有多長》這個單篇，詢問我在哪裏能讀到或買到我更多的散文。也有讀者在舊書網上淘到《叛逆與飛翔》，利用我主持深圳書城晚八點週五文學談，趕來讓我簽名。恰巧有不只一個出版社也在向我邀約出版散文集，我得以在讀者和編輯的共同鞭策下，將過去十多年裏發表的散文中遴選如下，輯成一本，分成懷人、憶往、履痕、拾翠、非遺、譚藝、創作談七個類別。

懷人，自不待言，主要是緬懷親人及好友；憶往，則落

腳在幾位有意味的人物交往上；履痕，是歷史鉤沉，是生態點染，是文旅雜沓；拾翠，是回望，是遣懷，是追攝；非遺，是我在寫那本長篇非虛構《手上春秋——中國手藝人》時的短章遺珠；譚藝和創作談，相關我的創作理念與踐行，思想與技巧並重，論證與舉隅勾連，此兩章更多分享給在文學閱讀與寫作路上踏勘的學生們，尤其感動於深圳一些多年來跟隨我講座課程的同道好友，他們也一直希望讀到我更多的創作心得，以為比較隨意而親切。

中國散文史可以上溯到先秦，千年以降，各類散文繽紛而出，文史雜糅，品藻人物，臧否世事，議論抒情，槎丫爛漫，如潮如湧。可以說，散文是一種最自由不羈，又最與人生切近貼合的文體。尤其在媒體多元化的時代，形式與內容相偕，更為恣肆豐富。老杜有句：繁枝容易紛紛落，嫩蕊商量細細開。散文這朵文學之花，觸目皆是，鋪陳灑落，萬紫千紅總是春。

我，只是一位撿拾柴薪的田舍翁而已。